

能改齋漫錄

上

能改齋漫錄

上

吳曾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能改齋漫錄序

吏部吳公曾虎臣以胸中萬卷之書游戲筆端。哀爲此集。往時仇家摘其中有一二不合載事。謂非所宜言。遂闕不傳。然狐裘而羔袖。袖則羔矣。其如裘之美何。今刪其不合載者。而存其所不當廢者。刊諸成都郡齋。旣以廣好事之傳。且以誌公之博也。紹熙改元十一月朔。豫章京鏗仲遠書。

能改齋漫錄

武英殿聚珍版

提要

臣等謹案能改齋漫錄十八卷。宋吳曾撰。曾字虎臣。崇仁人。秦檜當國時。曾上所業得官。紹興癸酉。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爲玉牒所檢討官。遷工部郎中。出知嚴州。致仕卒。此書未有其子復跋。稱所記凡二千餘條。疏爲十八卷。自元初以來。刊版久絕。此本乃明人從祕閣鈔出。原缺首尾兩卷。焦竑家傳寫之本。遂以第二卷第十七卷各分爲二。以足其數。實非完帙。然考趙彥衛雲麓漫鈔云。秦檜卒後。曾不敢出其第十九卷。自稱云云。則似當日已無定本矣。是書劉昌時蘆浦筆記嘗摘其舛誤十一條。頗中其失。至以荀彧爲漢之忠臣。以馮道爲大人。其是非甚爲乖刺。又如孫仲龍有秦檜詩。亦經載入。則其黨附權奸。昭然可見。特以曾記誦淵博。故諸家考證之文。時多徵引。覺者政當置其人品。而論其學問。棄其瑕類。而取其英華爾。

能改齋漫錄目錄

卷一

事始

卷二

事始

卷三

辨誤

卷四

辨誤

卷五

辨誤

卷六

事實

卷七

事實

卷八

沿襲

卷九

地理

卷十

議論

卷十一

記詩

卷十二

記事

卷十三

記事

卷十四

記文

龍改齋漫錄 目錄

類對

卷十五

方物

卷十六

樂府

卷十七

樂府

卷十八

神仙鬼怪

能改齋漫錄卷一

宋 吳曾撰

事始

樓羅

黃朝英緇素雜記論樓羅云。酉陽雜俎云。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塙。各有聲勢。稍僉者多會于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又蘇鶚演義云。樓羅。幹了之稱也。俗云。騾之大者曰樓騾。騾聲相近。非也。又云。婁敬甘羅。亦非也。蓋樓者。攪也。羅者。綰也。言人善幹辦于事者。遂謂之樓羅。樓字從手旁作婁。爾雅云。婁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顧歡傳云。爾夷之儀。婁羅之辨。又談苑載朱貞白詩云。太婁羅。乃止用婁羅字。又五代史劉銖傳云。諸君可謂儂羅兒矣。乃加人焉。以上皆朝英說。然予以爲此說久矣。北齊文宣帝時已有此語。王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蓋不始于梁元帝之時。以表考之。梁元帝卽位。是歲己巳。次年庚午。北齊宣帝卽位。至壬申年。梁元帝卽位。今據緇素雜記以樓羅事引梁元帝風人辭爲始。不當。蓋元帝在宣帝之後。

麥秋

黃朝英緇素雜記云。宋子京有帝幸南園觀刈麥詩云。農扈方迎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案物成熟者。

謂之秋。取肇敎之義。故謂四月爲麥秋。余案北史蘇綽傳云。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于室。則麥秋之說。其來舊矣。已上皆朝英說。予考麥秋之始。在禮記月令。自有成說。何必引蘇綽說。邪釋其義。則景文之說尤盡。及觀王荊公絕句云。荷葉初開筍漸抽。東陂南蕩正堪遊。無端隴上脩脩麥。橫起寒風占作秋。此又何也。然景文所注。出蔡邕月令章句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故麥以孟夏爲秋。

度詞

太平廣記引嘉話錄。載權德輿言無不開。又善度詞。嘗逢李二十六于馬上。度詞問答。問者莫知其所說焉。或曰。度詞何也。曰。隱語耳。論語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謂也。已上皆嘉話所載。予案春秋傳曰。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度詞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楚申叔時問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有山鞠窮乎。蓋二物可以禦淫。欲使無社。逃難于井中。然則度一字雖本于論語。然大意當以春秋傳爲證。東坡和王定國詩云。巧語屢曾遭意。以度詩聊復託芻蕘。

主者施行

今朝廷行移下州縣。必云主者施行者。本後漢黃瓊傳也。

鷓鴣夷子皮

王觀國學林新編。論鷓鴣夷子。引史記伍子胥傳及應劭注。及前漢食貨志。顏師古注云。自號鷓鴣夷者。言若盛酒之鷓鴣。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鷓鴣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又引陳遵傳。載揚雄酒箴曰。鷓鴣

夷滑稽腹大如壺然則范蠡自號鴟夷子皮又號陶朱公託諱名以自晦其迹耳以上皆王說予案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于田常之門孔叢子嘗作詰墨曰夫樹人爲信己也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又陳常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其終不樹子皮審矣此孔叢子辯孔子不樹子皮之義也以是知鴟夷子皮又見于孔子不獨范蠡也

浴處挂壺于門

今所在浴處必挂壺于門或不知其始案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鄭司農注曰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又別注曰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乃知俚俗所爲亦有所本

萬歲之呼

高承事物紀原云萬歲之始考古逮周未有此禮戰國時秦王見蘭相如奉璧田單僞約降燕馮諼焚孟嘗君債券左右及民皆呼萬歲蓋七國時衆所喜慶于君者皆呼萬歲秦漢以來臣下對見于君拜恩慶賀率以爲常已上皆高說予案大雅云虎拜稽首天子萬壽人臣之奉上以萬歲疑發于此

膾殘魚

太平廣記載洛陽伽藍記云晉寶誌嘗于臺城對梁武帝喫膾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云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如今秣陵尚有膾殘魚也予案越王句踐之保會稽方斫魚爲膾聞吳

兵弃其餘于江，化而爲魚，猶作膾形也。故名膾殘魚，亦曰王餘魚。以是知膾殘魚不始于誌公。又博物志曰：孫權曾以行食膾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爲魚。今有魚猶名吳餘膾者，長數寸，大如筴，尙類膾形也。吳都賦曰：片則王餘。王逸注曰：王餘魚其身半也。俗云：越王膾魚未盡，因以其半棄之爲魚，遂無其一而，故曰王餘也。

洪州爲鎮南軍

唐咸通六年，安南久屯，南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楊收議罷屯軍，以江西爲鎮南軍，募彊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易調度，詔可。然則以洪州爲鎮南軍，始于咸通六年。

人君葬地爲山陵

漢以來人君所葬之地爲山陵，如高祖之長陵是已。然呂不韋說秦昭王太子曰：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注云：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然則以葬地爲山陵久矣。出戰國策。

身閉鼻壅

世以身不修飾者爲閉，鼻不清亮者爲壅。蓋有所本也。王允論衡別通篇：鼻不知香臭曰壅，人不知是非爲閉。

不癡不聾

北史長孫平，隋開皇三年爲工部尙書。時有人告大都督那紹非毀朝廷爲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

諺云不癡不聾不做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予案慎子曰：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聾不癡，不能爲翁。乃知此語久矣。慎子名到，南史庾仲文傳亦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因話錄載唐肅宗謂郭子儀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

焚香始于漢

李相之賢已集，謂焚香之始云：本佛圖澄傳，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勅龍取水，乃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咒數百言，水大至。予案江表傳有道士于吉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又案漢武帝故事亦云：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然則焚香自漢已然矣。

詩人用儂字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江左人稱我汝皆加儂字。詩人亦或用之。孟東野詩云：儂是拍浪兒是也。予以隋煬帝亦嘗用矣。大業拾遺記與宮女羅羅詩云：幸好留儂伴儂睡，不留儂住意如何。又云：此處不留儂，更有留儂處。又古樂府宋鮑照吳歌云：但觀流水還識是儂流，下又云：觀見流水還識是儂淚流。晉太元中子夜歌云：故使儂見郎，又云：儂亦吐芳詞，又云：儂亦恃春容，又云：儂年不及時，又云：儂作北辰星，又云：動儂含笑容，所用甚多。然則吳音稱儂，其來甚久。詩人用之，豈始東野耶？石崇亦有懷儂歌。

歡稱婦人

晉吳聲歌曲，多以儂對歡，詳其詞意，則歡乃婦人，儂乃男子耳。然至今吳人稱儂者，唯見男子，以是知歡爲婦人必矣。儂歡歌云：「潭如陌上鼓，許是儂歡歸。」又云：「我與歡相憐。」又云：「我有一所歡，安在深閣裏。」又華山巖云：「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又讀曲歌云：「思歡久，不愛獨枝蓮，只惜同心藕。」又云：「憐歡敢喚名，念歡不呼字，連喚歡復歡，兩誓不相棄。」子後讀通典見序常林歡云：「江南謂情人爲歡，然後始恨讀書之寡。」

謂父爲爹

儂歡出于江南風俗，政猶以父爲爹。音徒我反。南史：武興王憺爲荊州刺史，惠及百姓，詔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爲爹，故云。

樂府名大郎神

本朝樂府有二郎神，非也。案唐樂府雜錄曰：離別難，武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獄，籍其家，妻配入掖庭，善吹簫，乃撰此曲以寄情焉。初名大郎神，蓋取良人行第也。既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曰悲切子。又曰怨回鶻，乃以大爲二，傳寫之誤。

歌辭曰曲

自昔歌辭，或謂之曲，未見其始。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中曲。卽鬼谷先生舊所居也。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感物愁坐，故作坐愁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

然漢蘇武詩云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則晉韻稱曲其來久矣又案韓詩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翯午之義

古文今字言翯午之義案儀禮曰度尺而午注曰一縱一橫曰翯午

民曰黔首

史記秦紀秦命民曰黔首然禮祭義篇宰我問孔子而孔子曰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然則以黔首命民久矣

屋翼名搏風

今之屋翼謂之搏風見儀禮士冠禮篇云直于東榮鄭氏注曰榮屋翼也唐賈公彥疏曰榮屋翼也者卽今之搏風又云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爲翼若鳥之有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與屋爲榮飾故云榮也

怵悼

文士以作事迫促者通謂之怵悼見陸士衡文賦曰怵悼瀾漫亡耦失疇埤蒼曰嗶嗶寂靜也嗶嗶與悼怵音義同懔懔老切怵閭草切

唐突

律有唐突之罪。案漢馬融長笛賦曰：「濤瀑噴沫，轟遡碣突。」李善注：「碣，徒郎切。以唐爲碣。」李白赤壁歌云：「鯨鯢唐突留餘迹。」劉禹錫磨鏡篇云：「卻思未磨時，瓦礫來唐突。」亦作此唐突字。魏曹子建牛鬪詩云：「行至土山頭，欸起相搪突。」見太平廣記。

錢塘蘇小小

劉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塘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詠，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予案郭茂倩所編引廣韻曰：「蘇小小，錢塘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印名璽

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季武子取卣，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杜預曰：「璽，印也。」月令曰：「固封璽。」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皆稱璽也。漢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康成曰：「今之印章也。」則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以上並見左氏傳疏。今宏以爲天子獨稱璽，何哉？又案初學記云：「春秋合誠圖曰：「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爲桺，長三尺，廣八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則堯時印已名璽矣。」本朝徽宗嘗賜宰臣蔡元長塗金銀鑄公相印一紐，前古所無也。」

和買

和買二字見孔穎達左氏正義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買諸賈人既成買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產曰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穎達云上稱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產謂之強奪者韓子以威逼之其買必賤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產知其非和買故云然也

鹽鼓

鹽鼓古來未有也禮記內則炮豚之法云調之以醢醢尙書說命篇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左傳晏子曰水火醢醢鹽梅以烹魚肉是古人調鼎用梅醢也而言不及鼓古人未有鼓也止用鼗耳禮記內則楚辭招魂備論飲食而言不及鼓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蕪鹽鼓史記貨殖傳曰鑿鹽鹽鼓千合及三輔決錄曰前隊大夫范仲公鹽鼓蒜果共一箱蓋秦漢已來始爲之耳

冕始于胡曹

高承事物紀原云冕說文曰黃帝初作冕世本曰黃帝作旒冕宋衷云冠之垂旒者通典曰黃帝作冕垂旒目不斜視也已上皆高承說予以高承未見世本全文也蓋世本云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黃帝臣也然則作冕始于胡曹耳

經典無騎字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杜預注曰欲與公輕歸宋劉炫謂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予案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乃漢世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回祿爲火神

經傳多以祝融回祿爲火神祝融則無可疑者回祿則未之見也予案周語曰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注云融祝融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注云回祿火神鄭語云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昭公二十九年左傳曰火正曰祝融又曰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故太史公採取二傳以爲楚世家云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氏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楚其後也以此考之則祝融之後有吳回陸終回祿者回陸也舉二人而言耳陸祿音相近帝嚳既誅重黎而以吳回陸終爲後復居火正而爲祝融則前古以回祿配祝融而爲火神可以無疑矣

羹音郎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史記前漢羹頡侯劉信潁川地名不羹者羹音郎春秋昭公十二年左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陸德明音義曰羹音郎前漢地理志潁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顏師古曰羹音

郎羹音郎者，自古所呼如此。宋玉招魂曰：肥牛之臄臄若芳，和酸若苦陳吳羹。以音韻協之，亦讀羹爲郎。已上皆王說。予案古者羹臄之字音皆爲郎，不止宋玉招魂也。故魯頌闕宮與史游急就章，羹與房漿糠爲韻。至于不以羹爲郎者，孔穎達云：近世以來方如此，不知又何也。

直閣名官

馮章靖公元，字道宗，真宗大中祥符末，元嘗講易泰卦，賜五品服，除直龍圖閣，直閣名官蓋始于此。

立千丈架閣

仁宗朝，周湛爲江西轉運使，以江西民喜訟，多竊去案牘，而州縣不能制，湛爲立千丈架閣，法以歲月爲次，嚴其遺去之罪，朝廷頒諸路爲法。

本朝制置使

本朝制置使始於楊允恭，太宗命允恭爲洛苑副使，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畫茶鹽捕賊事，先是三路轉運使上供米不過三百萬石，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擇才吏授之，江浙所運止淮泗，由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卽命允恭爲發運制置使，改擘畫爲制置。

省名禁

省中舊名禁中，避元后諱，改爲省中，見漢書。

下見上謂之參